

参考资料

德国快讯

2022 年第 9 期 · 总第 777 期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 · 德国问题研究所 · 《德国研究》编辑部

本期主要信息

联邦总理朔尔茨暂不考虑访问乌克兰

左翼党还有机会吗？

超过五分之一的德国人曾遭到种族主义影响

德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眼镜蛇雷达系统

捷克和德国准备签署军事装备环形交换协议

德国近期大事记（2022 年 4 月 26 日～5 月 10 日）

联邦总理朔尔茨暂不考虑访问乌克兰

《时代周报》5月3日讯 德国联邦总理朔尔茨(Olaf Scholz)近期不打算访问乌克兰。他在德国电视二台的节目里说道,“乌克兰方面拒绝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的访问,阻碍了他的到访。”总统施泰因迈尔本想与波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的国家元首一起前往基辅,但乌克兰方面却拒绝了他。

朔尔茨说:“怎么能那样做呢?一个国家给你们提供了这么多军事援助、这么多财政援助,这些援助对乌克兰的未来安全保障非常重要,然后你却说总统不能来,这是行不通的。”

此前,外交部长贝尔伯克(Annalena Baerbock)曾是第一个宣布出访计划的政府成员。这位绿党政治家周日晚间在德国电视一台的节目《安妮·威尔》中说:“是的,我也会出访”。在基辅郊区布特沙的战争罪行为人所知后,她就计划这样做了。起初,她曾想让德国总统先访乌,但不幸的是,他被拒绝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未来不会出访”。基民盟领导人默茨(Friedrich Merz)和左翼政治家居西(Gregor Gysi)也宣布自己打算前往乌克兰。

自战争开始以来,已经有一些欧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前往基辅,向这个受到俄罗斯攻击的国家表示声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Charles Michel)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以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和国防部长奥斯汀(Lloyd Austin)都曾到访。

到目前为止,德国联邦议院只有三位成员去过乌克兰,分别是外交、国防和欧洲委员会的三位主席:罗斯(Michael Roth,社民党)、斯特拉克-齐默尔曼(Marie-Agnes Strack-Zimmermann,自民党)和霍夫雷特(Anton Hofreiter,绿党)他们造访了乌克兰西部的利沃夫,并在访问期间探讨了交付重型武器的要求问题。

朔尔茨还在德国电视二台的节目上针对德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方面犹豫不决的指责进行辩解:“我是与所有其他人一起,与盟友协调后,迅速做出了决策。”这位社民党政治家说,“我的方针是审慎行事,头脑清醒。”“德国和其他国家提供的财政和军事援助促成了乌克兰军队成功的行动,使它能够在如此强大的对手面前坚持这么长时间。”

朔尔茨还保证,他将支持乌克兰军队,他说:“如果不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我们将不会解除制裁。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认为他对乌克兰的进攻所获得的领土会被简单地接受,那么他打错了算盘”。朔尔茨的目标是“立即结束敌对行动”。俄罗斯必须结束战争,从乌克兰撤军,“俄罗斯不能赢,乌克兰不能输”。

他还再次呼吁他的前任和社民党的同事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辞去在俄罗斯国有公司的职务。朔尔茨说,“前总理完全没理由继续担任这些职务,起码自战争开始以来是不应该的”。施罗德因在俄罗斯进攻乌克兰的情况下仍不放弃在俄罗斯能源公司的职位而受到严厉批评。

左翼党还有机会吗?

《时代》周报5月2日讯 德国左翼党正陷于其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之中,这些问题是复杂而根深蒂固的,至今也没有能够得到解决。

有时，凸显危机的不是噪音，而是沉默。左翼党的一位领导成员说，他平时的聊天群里有一种奇怪的沉默。他说：“很多人都不在那里讨论了。”他认为这表明党内情况很危险。另一个现象是：有一天他开车经过北威州，那里将在两星期后进行州议会选举，但是在那里几乎看不到左翼党的宣传海报。他认为这也说明了左翼党在基层的失败，许多成员显然已经在选举日之前放弃了。

毫无疑问，这次左翼党的危机是存亡性的。目前，其领导层中没有人认真考虑这一点。政党的领导人维斯勒(Janine Wissle)周一说，该党正在经历“非常困难的时期”。而议会党团领导人阿里(Amira Mohamed Ali)甚至强调：“没有什么比我们党的继续存在更重要的了。”

14个月前，随着韦尔索(Susanne Hennig-Wellsow)和威斯勒当选联合主席，该党终于抛开多年来党和议会党团领导人之间的激烈争执，想有一个新的开始。然而，现在的情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糟糕：在联邦议院，左翼党只有三个直接议席作为代表。在萨尔州，左翼党在其创始人拉方丹(Oskar Lafontaine)辞职后就趋于瓦解；而在石荷州和北威州即将举行的州选举中，预计也可能呈现同样令人沮丧的结果。

在党内遭遇性侵案件的指责后，亨尼格·韦尔索紧急辞职。现在，左翼党又一次陷入了一盘散沙，群龙无首的状态。6月，整个党主席团将进行新的选举。而另一位党主席威斯勒届时是否会再次参选，还没有定论。

新人远远不够

可以肯定的是，有人正在私下交易。例如，霍夫(Benjamin-Immanuel Hoff)是图林根州的文化部长，也是唯一的左翼州长拉梅洛(Bodo Ramelow)的得力助手。莱比锡联邦议院议员佩尔曼(Sören Pellmann)也表示了兴趣，他在联邦议院的直接议席是左翼党获得议会党团地位的原因之一。还有伦纳(Martina Renner)，她是图林根州联邦议院的成员，多年来作为右翼极端主义专家在联邦议院声名鹊起。然而，他们的共同点是，还未被公众所熟知。

另一方面，少数著名的左翼人士也不在考虑范围内：前议会党团领袖格居西几年前就已经离开了党内的领袖位置。拉梅洛也明确表示，他对党主席职位没有兴趣。事实上，他目前对自己的政党非常失望，以至于他认为自己是否会在下一次州选举中作为图林根州的首要候选人再次参选，取决于在此之前他的政党是否有向好的改变。另一方面，瓦根克内西(Sahra Wagenknecht)在左翼中只有少数支持者，并被大多数人视为问题的一部分。

无论如何，左翼党内部问题很大，不能只通过新的主席来解决，这是党内为数不多的共识之一。这就是为什么在最近的选举失败后从来没有人高声呼吁辞职的原因之一。

对原因的争议

如果你问左翼党人关于目前疲软的深层原因，会得到非常不同的答案，这可能是他们自身问题的一个部分。例如，瓦根克内西一派多年来一直指责该党领导层忽视了该党的核心目标群体——低收入者、失业者和东德人，并过度集中于生活方式问题，如性别平等、语言和其他形式的歧视。瓦根克内西在联邦选举前不久出版的《自以为是的人》(Die Selbstgerechten)一书中提出了这一指责。

事实上，近年来，该党在上述地区的支持率明显下降。问题是，这很难用一个所谓的错误的纲领来解释。这么多年来，左翼党从来没有停止过争取提高最低工资的努力。所有

其他经典的左派话题，如废除“哈茨 IV”方案，请求提高工资和改善护理条件，或为富人征收更多的税，仍然是纲领的一部分。但任何关于社会生态结构调整的声明都没有提到必须进行社会缓冲这一点。

如果问问其他阵营，特别是前党主席基平（Katja Kipping）所属的“运动左翼”（Bewegungslinke），或议会党团领袖巴奇（Dietmar Bartsch）周围的改革派——你会发现，他们对问题的分析完全不同。他们指出，将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相互对立起来是错误的。他们说，教育程度较高的年轻城市居民对气候和性别平等感兴趣，他们在近年来的新成员中占大多数，也许可以用与失业的东德人相同的方式来解决。

变得任意妄为

左翼党内部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问题渗透，主要是由于基本问题的争议覆盖了其他一切：在移民政策和疫情问题上，左翼党始终无法达成统一的立场。从严格的疫情措施的支持者到像瓦根克内希特这样的疫苗接种怀疑论者，不同的立场都在党内。另外，左翼党还希望成为气候政策的先锋，但随后却任命自称为“保时捷粉丝”的恩斯特（Klaus Ernst）为气候委员会主席，招致骂声一片。

他们在外交政策上的分歧一直都特别大。最早指责阿富汗当地驻军是左翼议员，然而，在关于撤军的投票中，议会党团领导层建议弃权。否则他们将不得不同意联邦国防军的战争部署。当普京在两个月前对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时，他们一致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然而，领导层却无法阻止瓦根克内希特周围的议员发声指出，当前局势中，美国和北约存在共谋。虽然有些人认为乌克兰战争是一个重大转折，也使得左翼党之前提出的推翻北约，建立一个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新联盟的要求显得不现实，但其他人显然认为没有必要重新考虑这一立场。

迄今为止最成功的左翼政治家、州长拉梅洛现在在接受《图林根联合报》采访时公开指责他的政党通常是武断的。他说：“左翼党也处于其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之中，因为其在内容方针上往往没有可辨别的界限。可能的未来党主席霍夫（Hoff）也认为这是左翼党的核心问题。”他对《新德意志报》说：“我们对当前的问题给出了相互矛盾的答案。我们希望我们结束这种自我毁灭式的谈论方式”。他的建议是：“一个基本价值观委员会应该处理6月举行的下一届党代会无法解决的实质性问题。”

左翼党还需要存在吗？

只要左翼党不解决其核心的结构问题，就不太可能有什么帮助。事实上，政党的两个最强大的委员会——主席团和议会党团委员会，他们经常是相互对立而非相互合作的，也不清楚究竟是哪方在制定路线。最近辞职的韦尔索主席曾多次要求发挥政党的领导作用，但直到最后也没能落实。

其原因是所谓的马蹄形联盟。在议会党团中，巴尔奇的改革派多年前就与瓦根克内希特的一派联合起来。两者在内容方针上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但他们共同受益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在一起有足够的权力来决定对重要职位的任命。不属于任何一个党团的议会成员都谈到了“猎物共同体”，这使得实质性的分歧无法真正得到讨论和决定。这只有在议会党主席尽快上任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然而，也有人认为，只有瓦根克内西和她的追随者离开，才会使左翼党在未来以一个声音更有力地发声。另一方面，前议会党团领导人居西在《明镜周刊》上明确表示，希望瓦根克内希特能留下来。“我希望瓦根克内西不要走奥斯卡的老路。”他在接受采访时说。

前联邦议院议员诺德（Thomas Nord）在推特上说：“一句话，左翼党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分裂的政党。有些人所担忧的，恰恰是别人最后的希望”。

寻找实用价值

然而，最重要的是，左翼党是否还能在政治内容上有所贡献。在经历了“2010 年议程”阶段后，社民党显然又左转了。而当涉及到气候保护问题时，绿党被认为是最有能力的。此外，正如韦尔索多次所说，左翼党至少在联邦层面至今没有成为执政党，主要是由于其外交政策的立场。因此，许多人早已对其失去信心。政治学家纽格包尔（Gero Neugebauer）举例说：“左翼党要求 13 欧元的最低工资标准，这听起来好像不错，但许多人表示宁愿投票给只要求 12 欧元的社民党，至少他们可以实施这一点。”

尽管如此，现在宣布左翼党的垮台还为时过早。左翼党在各地仍有结构性存在：该党参与执政四个州的政府，不仅在联邦议院有席位，而且在九个州的议会也有席位，并设置了许多地方行政工作者。然而，最重要的是，特别是在红绿灯政党联盟执政时期，它实际上处于一个有利的战略地位。例如，近期绿党不顾本党青年的反对，支持拨付联邦国防军 1000 亿欧元的专项资金。而左翼党坚决反对这一点，现在甚至能得到德国工会的支持。

佩尔曼（Pellmann）作为一位成功的莱比锡议员，经历过许多政党危机：九十年代初，他所在的统一社会党（SED）转为民主社会主义党（PDS）。2002 年，民社党未能进入联邦议院。他目前特别坚持一个数据：“17%的德国人认为左翼党的存在是好事，如果他们中只有一半人愿意投给左翼党，将来还是有机会的。”但他认为，对政党来说，重新发现其“实用价值”是至关重要的。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不小的任务。

德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眼镜蛇雷达系统

《明镜》周刊 5 月 5 日讯 德国正计划向乌克兰提供反炮兵雷达，目前主要讨论的是“眼镜蛇”雷达系统，该系统可以大大增加乌克兰军队的作战能力。

德国为乌克兰军队提供的武器清单越来越长。据《世界报》报道，德国政府将进一步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并计划提供雷达设备。为此，德国已计划投入 5000 万欧元。

据军方知情人士称，除了高性能的相机外，德国还将考虑提供“眼镜蛇”（反炮兵雷达）等雷达设备。德国政府已经要求制造商 Hensoldt 提供报价，但这一点尚未得到确认。不过，根据计划，一些设备将从德国联邦国防军现有的库存中提供，德国联邦国防军的装备可以日后增补。

如果该交易能顺利进行，乌克兰将在雷达领域也使用高质量的德国军事技术来对抗俄罗斯。“眼镜蛇”雷达是为火炮定位而开发的，与自行榴弹炮 2000（其部分系统也将被送往乌克兰）配套使用，将发挥出最优性能。

俄乌战争刚开始时，现场报道称，正是归功于西方制造的现代反坦克武器，乌克兰才成功抵抗了战争初期普京采取的闪电战。

但事实上，俄乌战争初期，乌克兰的炮兵也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正如乌克兰武装部队指挥官的一名高级顾问在伦敦的皇家国防安全联合军种研究所（Rusi）的一份特殊报告中所说：“反坦克武器减缓了俄军进攻的速度，但杀死俄军的是我们的炮兵。”

自行榴弹炮 2000 是为了从正后方射击远距离的目标，如果真的被交付给乌克兰，该

国将拥有世界上最现代化的火炮系统之一。坦克可以用 155 毫米炮弹的快速自动装填系统进行五次射击，由于弹道曲线不同，会同时击中同一个目标点。

与“眼镜蛇”雷达搭配使用，这些射击将变得更加精确。虽然坦克以更短的距离瞄准敌人，即所谓的直接瞄准，但火炮系统基本上是盲目射击，通常无法看到 40 公里或更远的目标。因此，它们需要依赖于雷达（无线电探测和测距）来探测目标。这种遥感技术使用的是在无线电波频范围内长波长的电磁辐射。

雷达首先会发出一个电磁波信号，如果电磁波与物体发生碰撞，就会产生一种回波而被接收。由此可以生成一些位置数据，例如目标物体至电磁波发射点的距离、角度、位移变化等信息。而通过比较这几个测量值，也可以知道可覆盖区域物体的速度和与雷达的距离。

现代反炮兵雷达，如“眼镜蛇”，采用的是有源相控阵天线，配有许多小功率的发射和接收模块。就“眼镜蛇”而言，据说约有 3000 个小模块。许多军队在喷气式战斗机或军舰上使用这种雷达。“眼镜蛇”经常被安装在四轴的非武装卡车上，并且车尾装有可竖起的天线，当卡车到达目标位置时，天线就会移动到测量位置。每组雷达系统配有 7 名士兵，他们可以在操控室里操作该系统。眼镜蛇雷达的相控阵天线可以扫描地平线，并探测口径为 80 毫米的榴弹炮、迫击炮和火箭炮，这些炮弹的口径比传统炮弹的要大得多。

“眼镜蛇”可以通过其测量功能对敌方来袭的集群炮弹进行准确的轨迹跟踪，哪怕只是捕捉到其中任意一部分的炮弹。由此它可以计算出发射时的确切位置或撞击点。在 2 分钟之内，“眼镜蛇”能够完成最多 40 个敌方炮兵连阵地的定位。速度是探测工作的关键，因为比监测友军火炮精准度更重要的是识别敌军火炮的位置，以防止被敌人击中。因此，在乌克兰，该雷达系统可以为保护自行榴弹炮 2000 做出重大贡献。

“眼镜蛇”雷达由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开发而成，其探测范围超过一百公里。在德国联邦国防军中，通过这种雷达获得的探测数据会被转交给更高级别的单位，即 ADLER（负责管理炮兵、数据、局势和行动部署的计算机系统）。该系统可以协调交火，保证探测器系统和武器系统之间的密切沟通。但是，该系统如何在与乌克兰系统的互动中发挥作用，仍是个问题。

由于雷达信号会被敌军看到，操作“眼镜蛇”的士兵可能会面临危险。因此，“眼镜蛇”也应该像其他火炮武器一样，完成探测任务后立即撤离并定期更换位置。

超过五分之一的德国人曾遭到种族主义影响

《时代》周报 5 月 5 日讯 一项研究表明，种族主义并不是一种边缘现象。在该研究中，22%的受访者称亲身经历过种族主义，45%的受访者表示亲眼目睹过种族主义事件。

根据德国社会融合与移民研究中心（DeZIM）首次“种族主义监测”普查结果显示，22%的德国人表示自己曾遭受过种族主义歧视，约 45%的德国人曾目睹过种族主义事件。无论自己是否亲身经历过，90%的受访者认为德国社会存在种族主义问题。

负责该项调查的研究员们认为，我们不能将种族主义视为一种边缘现象。同时，德国社会融合与移民研究中心（DeZIM）主任 Naika Foroutan 也表示，“在德国，种族主义问题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它并不是只影响了少数人，而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整个社会。”

除了对 14 岁及以上人口的代表性调查外，本次普查还特别采访了六个可能会受种族主义影响的群体：黑人、穆斯林、亚洲人、辛提人和罗姆人、犹太人和东欧人。

受访者可以将自己归入这些群体之一，并指出他们是否也被外人划入该群体。这些群体的受访者中有 58% 的人表示自己曾遭受过种族主义歧视。

那些将自己归类于这些群体的年轻人，往往比老年人更频繁地汇报自己直接遭遇过的种族主义经历。在高学历人群中情况也是如此。在 14—24 岁自称属于该群体的受访者中，73% 的人称自己经历过种族主义。在拥有大学入学资格的受访者中，这一数据为 58%。

本次普查是在 2021 年 4 月—8 月期间对全德国 5003 名 14 岁及以上的人口进行了电话采访。受访者需要回答的问题包括：“你是否遭遇过种族主义对待？”“你是否目睹过种族主义事件？”“你是否认为某些种族群体天生就不如其他种族群体聪明？”和“你是否认为某些种族群体天生就比其他种族群体更勤奋？”等。

调查结果显示，只有 9% 的受访者认为某些种族群体比其他种族群体更聪明。然而，约有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某些种族群体天生就比其他种族群体更勤奋。

该项调查的研究员得出结论，人们往往会指责那些称自己受种族主义影响的人过于敏感，来替代对种族主义的批判。相关数据显示，三分之一的人认为，那些抱怨种族主义的人往往过于敏感。而在该项调查中，有 11.6% 的受访者完全同意这一说法，21.5% 的受访者稍微倾向于同意这一说法。

在该项调查研究中，种族主义被定义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话语和社会实践，在这种实践中，人们根据外部特征被划分为不同的群体，而这些群体被认为具有普遍的、不可改变的特征。

这项“种族主义监测”调查主要研究了德国种族主义的原因、影响范围以及后果。德国社会融合与移民研究中心（DeZIM）将会记录德国在种族主义方面的发展。

气候保护“要有分寸感”

《新德意志报》5月5日讯 联邦行政法院驳回对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联邦 A14 高速公路扩建的诉讼，这对接下来的诉讼程序来说是个坏兆头。

莱比锡联邦行政法院于周三下午宣布：可能会继续建设联邦 14 号高速公路，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也不需要再在气候保护方面做出任何改进。因此，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自然之友（组织）因此输掉了对州行政管理局关于奥斯特堡和塞豪森之间扩建项目 2.2 运输段的诉讼。在作出这一决定之前，上周二举行了六小时的听证会。

对于自然之友协会来说，提起诉讼的原因是规划审批中存在相当大的缺陷。除此之外，该协会质疑了建设该条高速公路的必要性，并批评其违反了气候、物种和水保护法。这也是该诉讼案的特色所在。这是第一次根据重新修订的《气候保护法》对一条高速公路提起诉讼。2021 年 4 月，联邦宪法法院曾裁定，联邦政府的《气候保护法》部分内容违宪，必须更新。

法院首先说明了 A14 公路可以继续扩建的事实，指出了对该高速公路存在迫切的需求，因此规划审批决议产生了牵制效应。有争议的路段将使阿尔特马克地区的开发成为可能。参议院主席说：“德国高速公路网络中最大的缺口之一将随着联邦 A14 公路的开通而

被填补。”

因此，法院提到了原告的称述，即高速公路的规划是基于过量的交通量预测。自然之友的律师萨默尔（Karsten Sommer）最近在法庭上解释说：“A14 公路作为一条高速公路，完全被过度地修建了”。

在气候保护问题上，原告也无法说服议院。在判决的口头理由中，关于《气候保护法》对判决的意义的法律解释占据了大部分篇幅。参议院解释说，这是一部针对立法者的框架法。当然，自然保护协会是可以起诉的。然而，目前还没有足够的准则来说明究竟如何应用法律。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气候保护，但它确实意味着像 A14 公路这样的基础设施项目，气候保护的措施必须“有分寸感”的确定。当然，政府不应该“对气候变化的后果视而不见”，但气候保护也不应该成为当局“不合理的负担”。

价格最终必须反映生态真相

《时代》周报 5 月 6 日讯 引入九欧元公共交通月票的政策，不应该与增加通勤津贴的政策同时存在。政府现在需要一个严格的生态财政政策。

由于能源价格上涨，德国政府推出了救济方案。在该篇特约文章中，来自柏林独立智库生态社会市场经济论坛等的环境专家们呼吁重新调整能源和环境税。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因此导致的高额能源价格促使德国政府在几周内推出了两个价值数十亿的救济方案。不过，对民众的财政救济应该是具有战略意义的。现在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一致地认为，必须加快能源转型以及随之而来的交通运输和供暖转型。但这一揽子救济计划恰恰使这些工作变得更加困难。政府所做的这些决议表明，仍然缺少明确的方针来指导转型的具体实施进程。

例如，引入 9 欧元的公共交通月票，并且同时增加通勤津贴以及减少燃料能源税，这与转型所需要做的事情恰恰相反。优惠的公共交通月票是明智的，可以激励很多人换乘公共交通。但是，降低自驾成本是一种客户激励政策，特别是对高收入的自驾者而言，这将花费国家大量的资金。收入型的救济措施会有更好的社会政策效果，而且成本更低。

救济措施在生态方面的不一致性更是暴露了德国过去几十年在能源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其造成的后果现在就像被放在放大镜下一样变得清晰可见，当下想快速实现转型是极具挑战性的。新的安全政策占据了新闻头条，但生态危机仍然有增无减。

执政联盟协议包含了对气候保护的明确承诺，以及“重建社会生态市场经济”的愿景。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新报告敦促国际社会，同时也是敦促德国，要共同推进这一重大项目。为了实现气候政策目标以及相应的社会转型，德国国民经济迫切需要做出改变，因为过去二十年的资产负债表是令人清醒的。

一些经济和社会政策的代表们经常称，环境和气候保护使“一切都变得更昂贵”。这是不正确的。生态社会市场经济论坛的一项新研究表明，近二十年来，环境税在公共收入中的份额一直在下降。2003 年，在生态税改革的最后一阶段结束时，6.5%的公共收入来自动力燃料和取暖燃料的能源税，以及电力、机动车和航空交通税。这些收入主要流入了养老金系统，降低了非工资性劳动成本，保障和创造了就业机会。

自 2005 年以来，联邦政府没有继续推行生态税改革这一调和生态和社会福利的开创性想法。2021 年，环境税份额只占 3.7%，几乎缩小了一半。在欧洲国家中，德国处于倒

数第二位，只有卢森堡位于德国之后。其主要原因是：在许多其他欧洲国家，能源税是指数化的，即根据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但这并不适用于德国。因此，现在的环境税收入按实际价值计算比 2003 年低了 29%，而同期的工资税和增值税收入分别增加了 64%和 80%。这是因为较低的环境税份额并不意味着较低的税收负担，而往往意味着公民在其他领域（如工作）的税收负担在增加。

低环境税也增加了对所谓的廉价化石原料的依赖。而对能源转型进行投资以实现不再依赖化石原料进口的这一计划，被搁置一旁。能源政策的复原力和有效的气候保护相结合产生的巨大作用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那么，排放交易呢？如果把其他经济手段纳入考虑范围，特别是欧洲电厂和工业的排放交易、国家建筑和交通的排放交易以及车辆通行税，就会发现这些经济手段实际上抵消了环境税收的下降。在未来几年内，这些经济手段所带来的收入将持续增长，然而，能源税收入将继续下降，因为化石动力燃料和供暖燃料的消费正在减少。因此，即使加入了这些新的环境经济手段，环境税收入也不会出现好转。当前，环境税收入对德国财政的总贡献率为 6.8%，大大低于 2003 年（9.5%）。

现如今，我们的环境消费应该被征收多少税？几年前，欧委会向成员国建议征收 10% 的环境税。污染者付费原则，而不是统一付费标准，被证明是更好的方法，因为那些对环境造成损害的人应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这背后的逻辑是：如果一个人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他就会尽量避免这样的行为。一项最近发表的研究用具体的数字说明了这一问题：仅在德国，每年温室气体、空气污染和水污染就造成了超过 5000 亿欧元的健康和环境损害。作为一个社会，我们是否要为此付出代价？不，我们缴纳的环境税还不到我们所造成的损失的 20%，我们把 80% 以上的损失留给了后代。随着全球气候和生物多样性危机的加剧，如果不扭转局面，损害成本将上升。

那么，我们如何进一步制定社会生态市场经济的规则，开始未来十年的投资呢？价格必须要说出生态的真相，以便公司开发出减少对环境和健康危害的产品和商业模式。实现这个过程需要一个支持变革而不是抵制变革的新的生态财政政策。

经济手段，如税收、收费系统、二氧化碳价格和减少对环境有害的补贴，可以在这方面发挥核心作用，它们有助于使更多的生态产品比危害环境的替代品更具有竞争优势。同时，这些经济手段获得的收入可以在未来用作基础设施、去碳化项目和向循环经济过渡方面急需的资金投入。

为使污染者付费原则发挥作用，必须进一步发展例如二氧化碳定价、征收能源税及电力税等经济手段。增值税不应再通过降低税率来促进对环境有害的产品的销售，而对环境友好的产品按全额增值税率征收。为了迅速实现真正的可持续经济，一些新的经济手段是有意义的，比如征收汽车通行税、农业中氮气过量排放税和初级原材料税等等。所有这些手段都必须伴随着社会政策，以便不是由低收入以及低环境消费的人承担，而是由对环境和气候造成破坏的人承担。税收中立的税收改革可以确保我们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同时为低收入人群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

生态财政政策还包括减少危害环境的补贴。根据德国联邦环境局的数据，危害环境的补贴最近已经上升到每年超过 650 亿欧元，这抵消了对气候保护的所有投资。而今年的救济方案还将为这一数额继续增加几十亿欧元。

捷克和德国准备签署军事装备环形交换协议

《法兰克福汇报》5月5日讯 德国和捷克正在准备一项关于重型军事装备连环交换的协议。在此过程中，捷克军队将把华沙条约时代的武器转移到乌克兰，作为回报，捷克军队将配备西方技术。这是捷克总理菲亚拉和德国总理朔尔茨在柏林首次会晤后宣布的。朔尔茨说，“我们可以帮助捷克军队保持其实力”。

在战争开始前后，捷克是首批向乌克兰提供弹药和军事装备支持的国家之一。菲亚拉谈到，与朔尔茨进行了“非常有益的对话”，他主张提高两国间政治关系的“质量”。他在柏林受到了军事规格的荣誉接待。捷克总理还在柏林与联邦总统施泰因迈尔进行了会晤。六周前，菲亚拉与波兰和斯洛文尼亚的政府首脑一起，成为俄罗斯突袭乌克兰后第一批乘火车前往基辅的欧洲国家元首之一。

菲亚拉和朔尔茨还讨论了欧盟计划对莫斯科实施的新制裁方案的内容。在本轮制裁中，捷克与邻国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不同，没有公开对计划中的石油禁运表示怀疑甚至反对，尽管捷克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程度并不比这两个邻国低多少。作为内陆国家，这三个国家都依赖于地下管道的能源供应，不能通过自己的海港进口石油或液化气。甚至在俄罗斯发动战争之前，捷克就一直在推动扩大一条从意大利经奥地利到巴伐利亚的石油管道，这条管道在未来也可以为捷克提供足够的原油。

菲亚拉表示，他很高兴能够与朔尔茨达成协议，在石油和天然气供应方面“谈论具体合作”。这不仅涉及到跨高山石油管道的扩建，还涉及到捷克政府希望参与计划中的德国北海海岸的液化天然气终端。尽快结束对俄罗斯能源进口的依赖是大家的共同意愿。朔尔茨说，“我们将与捷克一起，建立能源供应方面的危机预防措施”。此外，联合工作小组将就此提出建议。

德国近期大事记（2022年4月26日~5月10日）

4月27日 德国联邦内阁通过了392亿欧元的补充预算，以支持乌克兰。根据德国财政部的数据，2022年德国的新债务总额将增至1389亿欧元，这还不包括计划向德国联邦国防军注资的1000亿欧元。

4月28日 德国联邦议院以586票赞成，100票反对，7人弃权的高票批准向乌克兰运送重型武器。德国将会持续且快速地向乌克兰运送重型武器。联邦政府迄今已采取的所有措施——对俄实施制裁、协助调查战争罪以及重修基础设施以摆脱依赖俄罗斯能源等，也均得到了明确支持。

- 德国总理朔尔茨进行了就任后首次对亚洲日本的访问。他表示，俄乌冲突加剧了去全球化趋势，德国正在寻求与拥有共同价值观和利益的国家建立更密切的联系，比如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和印度。

5月1日 德国联邦政府支持对俄罗斯实施石油禁运。德国呼吁实施具有适当过渡期的石油禁运。

5月2日 德国总理朔尔茨表示，他暂时不会有访问乌克兰的计划。

5月3日 根据德国联邦和各州教育文化事务部会议（KMK）公布的数据显示，越来越多的来自乌克兰的儿童注册入学德国中小学，较上周增加了6.5万，达到9.2万。接受乌克兰难民儿童最多的前三个州为巴伐利亚、北威州和巴符州。

5月5日 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致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并表示德国会全力支持乌克兰。德乌双方正努力修复近期的尴尬局势。

5月6日 德国国防部正式宣布，将向乌克兰运送7门PzH2000自行榴弹炮，并在联邦国防军炮兵学校对乌克兰士兵提供相关的操作培训。该型号的自行火炮系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5月8日 德国食品行业协会警告德国可能出现食物短缺危机，并呼吁德国联邦农业部部长厄兹德米尔能够抛开绿党教条，代之以积极的危机管理。目前，德国有20%的耕地为有机种植，另有10%生态休耕。

5月9日 德国石荷州举行了议会选举，基民盟获得43.4%的选票，绿党获得18.3%，社民党获得16%，自民党获得6.4%，以及由丹麦少数民族组建的政党——SSW获得5.7%。

5月10日 德国融合与移民咨询委员会（SVR）发布新年度报告显示，德国医院、疗养院等机构中，有超过五分之一的医生出生于其他国家，而在老年人护理人员的比例更是接近三分之一。

《德国快讯》信息均来源于德国相关媒体，除特别注明外，欢迎转载。但敬请在转载时注明由本刊提供。

《德国快讯》半月刊

每月10日、25日出版

2022年5月10日

<http://dgyj.tongji.edu.cn>

<http://german-studies-online.tongji.edu.cn>

编辑出版：《德国研究》编辑部

责任编辑：陈 强

地址：200092 上海市同济大学

电话：65980918, 65983997

E-mail: dgyj@tongji.edu.cn、